

好看
小说

阿伦特 / 著

喊哪 · 阿伦特

听我一声呐喊 爱情青黄不接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Good Bye, My Arendt!

好看
小说

阿伦特 阿伦特

阿伦特 / 著

Good Bye, My Arendt!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喊哪, 阿伦特/阿伦特著.—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5

ISBN 7-5366-7792-8

I. 喊…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2701号

喊哪, 阿伦特

HANNA, A 'LUNTE

阿伦特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李 杰

封面设计: 大象图形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书林图书发行公司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25mm × 1280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50千字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或010-85869377转8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好看小说评委会

主任
王蒙

评委
苏童 黄集伟 周国平 白烨

◆“好看小说”评选说明

“好看小说”活动的推出,短期目的在于征到一批具有阅读魅力和畅销潜质的优秀长篇小说,以打破目前文学市场的沉闷气氛。但活动的最终目的,还在于推动国内原创小说的创作,推出文学新人,为读者提供优秀作品。由此,征文活动从2005年6月20日开始到11月30日截止,前后共有近三千部来稿参加了评比,来稿之多、影响之大、评选之严谨均在同类征文活动中名列前茅。

征文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文学创作者的欢迎,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奖金,还在于它对作品市场性和文学性的严格要求,在于它的评选委员的公众知名度和信誉度。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受邀担任评委会主任委员,作家周国平、苏童、文学评论家白烨、黄集伟出任评委会委员。这样的评委阵容,在使作者对活动充满信心、积极投稿的同时,也保证了本次评选的标准必将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准和艺术价值。很多作者和读者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我们表示感谢——因为,这是一个培养作家、发现作家的平台。

在此次评选过程中,我们一直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每一次入选的作品都上网公示,接受广大参赛者和读者的检验。在征

稿结束后,我们组织了相关的资深文学编辑组成初评小组,初评小组经过阅读和评议,从中遴选出23部作品提交复审评选。其后,由编辑部负责人和部分编委组成的复评组,对23部作品进行了认真的评审与平衡,从中选出7部作品进入最终的决审评选。

在一个多月的最终评审中,评委们按照“好看小说有奖征稿”的评选原则与标准,并根据自己对好看小说的理解与把握,对7部作品进行了认真而审慎的评选,都认为候选作品虽在内容题材上各有一定的新意,表现手法上也各有千秋,但按照评选标准严格衡量,距离获奖都尚有一定的距离;因而,经过协商,决定一、二、三等奖空缺;建议授予四部作品以提名奖。

同时,综合初评、复评和终评的意见,对于参评作品的整体印象大致是:在优长方面,许多作者都比较注重选取题材的独特性,并以张扬想像的叙述和含带个性的语言加以表现,“个人化”特征普遍明显;在不足方面,一些作品在故事构筑和叙述手法上,都感觉平平,似曾相识;而另一些作品则在凸显个性之中,或者因故事的怪异失却普泛的意趣,或者因叙事的失控和语言的失范失却了艺术的谐和与精致。这些问题,既是他们在生活与艺术的历练中需要继续提高的地方,也是他们还有可能取得新的进取空间之所在。

因此,根据评委们的意见,决定《阿耳的海豚音》(原名《坏女孩儿的尖叫》)、《蝴蝶雪》、《文身》、《喊哪,阿伦特!》(原名《洞史记》)四部作品获得提名奖,并综合评委的各自评价作出评委会评语:

《阿耳的海豚音》(原名《坏女孩儿的尖叫》)

作品在当下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场景中,描写了一个独特的故

事——向来不和的表姐妹爱上同一男性,从而彼此妒嫉、相互伤害和遍体鳞伤。作品表现了新一代人对待生活、爱情与亲情的特有的观念与方式,揭示了个性与旨趣迥不相同的现代女性相互较劲又彼此依存的生活现实,写出了她们在看似潇洒中的困惑和看似轻松中的艰难;由此,作者在把握性格化的人物和个性化的语言方面的艺术能力也充分地突现了出来。作品虽然还存在内容有欠开阔与丰厚的不足,但描写到的内容深刻而鲜明,生活气息充实而鲜活,文笔犀利并暗含幽默,读来痛快而有趣味。

《蝴蝶雪》

作品以主人公魏叭叭等人为主要线索,描写了“文革”中知青一代和他们的后代的成长经历;不同时代的人生况味与不同时期的爱情生活,使得作品有着较大的时间跨度和一定的历史内涵,其中尤以个人极力把握命运而又常常无能为力的哀叹,写出了小人物与大社会的人生博弈。作品在“关于时间”的故事里,实际上完成了“关于命运”的叙事。作品结构稍嫌散漫,上下部分显得脱离,但注重细节描写,文笔也较为细腻。在作品的内容含量与艺术表现上,显示出较强的概括能力和相对成熟的艺术才力。

《文身》

作品由一桩蹊跷的“命案”作为楔子切入,展开的却是一个独特的“言情”故事——女主人公叶雾美因文身示爱、获爱,又因文身丧命。这个故事从现实的层面看,描写了当下社会男女青年在爱情与欲情上的个性化姿态与叛逆性追求,以及交织在其中的男

女关系、母女关系、师生关系的病态现象；而在此之外，又散发出一种迷雾一般的寓言性意趣，富于文化的排他性、冲突的惨烈性和情爱的难以言说性。作品的长处与短处，可能都在于“文身”的故事迷离与奇诡，性爱描写的文字放达而眩目，在生活的现实性与艺术的实验性的结合上，却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气和可贵的才情。

《喊哪，阿伦特！》（原名《洞史记》）

作品由一个颇具个性的女学生由中学、大学到读研究生的求学经历，表现了当下大学生活的流行状态——活跃而紊乱；尤其是以女主人公失身的快感、多头的性爱，反映了他们以极不规矩的行状对于传统性爱观念的逾越。在女主人公身上，我们既看到了一个焦灼不安的身体，又看到了一个自由不羁的心灵。人们由那种狂野不羁的行状和激情迸发的倾诉，不难感受到青春与成长的力量。作品故事鲜活，文笔率性，表达上似缺乏应有的分寸与节制，但交织在文字之中的情绪与呼号，却让人读时触目，读后难忘。

“好看小说”征稿大赛评委会

2006年3月于北京

喊哪，阿伦特！

《喊哪，阿伦特！》是一部聪明的小说，小说的前半部分尤其如此。作者用一种恶狠狠的情商、凶巴巴的智商，展示其阅人阅世的聪明，而其中展示校园生活的部分，以其RAP式的“绕舌风格”杂糅愤怒与反讽刺、伤神与无奈、暴戾与温柔等繁多当代青年斑驳浑浊的情感范畴。而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情节忽然回归单一，封闭与视线的平庸相对前半部尤显笨旧。用小说里的话说，作品后1/3其实不妨将“叙事之闸、回忆之闸统统拉掉”，只向读者展示2/3那精彩纷呈的“15分钟”——不多不少，“就15分钟”。

——黄集伟

喊哪，阿伦特！

《喊哪，阿伦特！》这部小说是狂野的倾诉式的小说，倾诉的核心也许是一个灼热的焦虑不安的身体，也许是一个叛逆的向往自由的心灵，洋溢在作品中的情绪既自恋又自残，小说中对身体感官性爱的描写热情、放纵，有点神经质，但我觉得与人物匹配，天衣无缝。我一直不满于作品盯着自己的影子打转的写作视野，但由于作者超常的敏感，其文字的质地非常绚丽，也非常独特，那围着自己徘徊的影子便也惹人怜爱起来，因此纯属“个人”的“身体史”、“心灵史”具有了感染他人的力量。补充说一点，我喜欢作者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嘶叫声，那声音让我相信她的痛苦和力量。

——苏童

喊哪，阿伦特！

《喊哪，阿伦特！》描写了一个女孩的爱情经历，表达了她对偷情、性以及生活的看法，包括她对艰辛人生的一些体会。总体来看，作品的结构比较乱，故事讲得不太流畅。前后部分的叙述节奏和文字风格不太一致，前半部节奏激越，文字比较粗糙，后半部叙述的节奏渐渐变得从容，文字也细致一些，时能显出作者的有锋芒的才气。

——周国平

1

那是一个不再年轻的男人，那是一个老男人。在我卑微的二十岁，那个男人来到了我灰色、狂暴、阴云密布的天空里。那时，为人间每一桩苦难流泪的小天使和劫机分子式的仇恨交错着、扼着我的内心。我是碟中谍。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我的前 mother-in-law 在我抛弃我的老公从美国奔回中国后如此高度地评价我。

如果你掌握那点机关，你也许会发现他们的痛苦和挣扎——那些万劫不复的劫机分子，一个拥抱就可让他们放下武器，痛哭失声。一个满足和理解的微笑，就可以使他们平静下来，在心灵的废墟上重建灵山。一句宽慰的话就可以使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站在我面前，这个来自小城市的老男人。早上身高一米八，晚上身高一米七八，他在信中这样描述自己。形骸已随流年老，诗句犹争造化工，他在名片背后这样写道。

这几句话透露出他内心的挣扎，他文学青年的过去，他必然被我抛弃的命运，他必然成为我转瞬即逝的引路人。我拿他小试牛刀，他是我的第一口血。喝下他之后，我还有什么事不敢做？

我站在他面前，仰着头看着他。二十岁，我煎熬得憔悴失色，嘴唇干燥，近视的大眼睛又长又亮，笑容像杜拉、耶利内克那样

魅力十足，像鱼玄机那样充满玄机。我的嘴唇笑起来像半个月亮，我的牙齿洁白整齐。我的笑容像海子，孩子一样的海子，这个和我同血型同星座同月同日生的男孩。

我的性格和他以及他歌颂过的瘦哥哥凡高如出一辙，狂躁、简单、纯真、不计后果，善良诚实而善于出卖别人，哪怕死后也是如此。

一头放下来过腰的长发，一件在山西路买的T恤——四十五块钱，这是我夏天惟一的好衣服。小乳房在棉柔的T恤下又圆又挺。母亲亲手做的裤子，垂感很强。我的腿很长。一双从湖南路夜市买来的黑色系带皮鞋，使我的脚看上去小巧如豌豆公主或者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脚。

二十岁那年夏天，我，D大动力工程系热能工程和电厂发电专业的大四学生，两位著名作家白武和许军的同门师妹，因为考试作弊而当众受辱，因为家道没落而脾气乖戾。衣着褴褛，因为饥渴而胃口奇大——大象的大。怀里揣着Z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写一笔漂亮的钢笔字。在我遇到过的男人中，无人抵挡得了我的字。哪怕他忽略不计我年轻而受尽摧残的容貌，也得在我气象万千的字前下马受死。我一笔蓝色的字让我未来的研究生导师们在浩如烟海的考生当中一眼把我相认。多年之后，哪怕他们忘了我的容貌和我的不学无术，那满纸会说话的蓝精灵也将使他们终生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没有键盘的时代，一个老式钢笔和纯蓝墨水的时代。因为钢笔质量不过关，我的右手中指和食指间经常留着一块淡淡的蓝色墨迹。我心急地拧开“英雄”牌纯蓝墨水瓶盖，让钢笔的

肚子吸饱蓝色的液体，撕下《扬子晚报》的一角擦干钢笔的嘴。我摊开D大的信纸，给他写信，呼唤他快来南京见我。我从来不向别人明说我的要求，我通过钢笔的嘴说出一切。

第一个回合他就败了，他的字惨遭我的蹂躏，没有一点脾气。在第二封信中，他热切要求和我见面。他是苏北小县城商业局的中层干部，喜欢文字和摄影，每年无数出差的机会，每月的稿费是我一年的生活费。我犹豫了。

我环视自己，我的鞋穿了一个月就掉底，我的衣服是母亲到县城的小商品市场买了寄给我的，我背着烂兮兮的牛仔包，我不是骚货，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身体是黑暗中的语言大师，说着世界上最难的语言，跳着世界上最复杂的舞。我在偷情的岸边停了停，很合时宜地犹豫了一下。我给出的是拒绝。

我们之间断绝了联系。那几个月被我用来不分白天黑夜地准备考研。我住在十三舍六楼半的一间小阁楼里，背诵政治，做人大教师出的英语全真题，做完一套对一套答案。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微寄来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

微是我没有任何身体关系的小情人，我将要考到他所在的学校，杭州乙大，一个在西湖边的学校。

考研的时候我理所当然地作弊了。我的英语全系第一，四级，六级，都是全系第一，我生平从不在考英语的时候作弊。我考政治和“写作”的时候作弊了。写作的题目是“试论茅盾《春蚕》的主要内容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天哪，我哪有时间去看茅盾。考试前，我把有可能考到的作家和其主要作品从黄修己那本文学史上撕下来藏在内裤里。一看题目，内心一喜，茅盾被我押

中了。我举手要求上厕所，监考老师看着娇小和每门考试都第一个交卷的我，微笑着放走了一个恶魔。我窜到空荡荡的厕所，从内裤里抖出那十几页纸。五分钟后，我开始刷刷地倾泻，一口气写了两千字。我仅仅考了半个小时就交了卷，窜回宿舍。我喜滋滋地大嚷道：“这回考不上了。”

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第三封信来了，我不再畏惧没有见客的衣服。我考上了研究生，从此和万恶的锅炉汽轮机彻底拜拜。我的自信一下子从长久的冬眠中蠢蠢欲动起来。

我怕弄脏了惟一的一套好衣服，打的赶到雁荡路电力宾馆。我敲他的房门，门虚掩着。一个大个子男人略带慌张地走上前来欢迎我。这个细节至今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那是一个男人走上偷情之路的慌张。我镇定地仰望着他，以及他那件一百二十块的米色夹克。这件夹克有很多口袋，《廊桥遗梦》中的罗伯特也穿过，似乎是摄影师们喜爱的一件东西，价钱是我们逛鼓楼时他告诉我的。那天下午我以为自己情窦初开，于是反感一切关于钱的话题，认为他还没有平复慌张的情绪，以至于没话找话。

那天下午我们干了什么？我们是一对戏台上的男女，干了些不值一提的勾当。为了省点笔墨，我简单交代一下事件梗概。

地点：鼓楼茶社露天阳台。

时间：下午一点至五点。

人物：一个有妻子和儿子的小县城商业局干部，一个二十岁的有男朋友的工科大四女生，准中文系研究生。

事件：喝雨前龙井茶，吃刀切小馒头。我没放过那些刀切小

馒头，一口一个，一口气干掉了八个，给他留一个。他说，我快到那个盛产龙井的城市读研究生了，这杯龙井茶是为我点的。他围着我用那台专业的尼康拍了几张丑女照或者美女照，如今肯定已经失传。

他做了点必要的手脚。他往家里打了个电话，称妻子“小马”，哦，那匹可怜的小母马。

他跟我提起他的儿子，像所有偷情不忘亲情的男人一样。他说，儿子最爱喝农夫山泉，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那种。他遗憾他儿子没有我那么聪明，考上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如果他的话摆在四年前，我十六岁的时候，我也许会沾沾自喜。二十岁，我明白自己不过是一泡长大成人的狗屎。

我希望他的儿子考不上好高中，考不上好大学，最好沦落到烂高中和野鸡大学厮混。这也是我十几岁时为自己设计的未来之一。

但是我家里没钱。穷人家的女孩子沦落到三流高中和野鸡大学去只有死路一条，那是通往出卖色相的加速跑道。富人家的孩子最适宜去这些地方，学业不紧张，功课就是比吃比穿，大一就敢和别人脱光衣服躺在教学楼后面。但我不敢对他说这些。我真诚地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考上好高中，不要考上好大学。想想看，一个有钱人的孩子样样都优秀，你让我们穷人怎么活？

他甚至开始想像怎么让儿子和我见面，怎么叫他称呼我，最后定为“阿老师”。妈呀。

晚餐他领着我进了一家小馆子。一见满桌清淡鲜美的江浙菜

肴，血立刻涌上了头顶，我这个长期饮食紊乱者完全丧失了理智。我性感的大嘴吞噬着西芹炒百合、芙蓉炒鸡丁、清蒸鲈鱼、糟溜鱼片、萝卜排骨、腰果木耳。我，一个长久饥饿过度的人几乎快疯了，那种血沸的疯狂只有在四年后、一个男人进入我身体时才再次烧遍我的全身。

我气势如虹地将每个菜扫进胃里，又喝了几瓶啤酒。我极端地表达了自己对自己的无法把握，自己的自卑。我豁出去了，为了无法喂饱的疯狂而出卖了自己的胃。

我像《猫和老鼠》里面感恩节的小孤儿，在不可思议地吃下无以计数的食物后，腆着肚子被领着去看戏。一部川剧，作者是享有巴山鬼才之誉的剧作家。我看戏的时候非常激动和投入，过后很快明白鲁迅先生终生不喜看京戏的原因。这种文化样式已经无法承载新的东西了。事实上，我从小就是戏迷，能唱王文娟、徐玉兰版的全本越剧《红楼梦》和很多淮剧段子。对戏的感情之深，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们里无出我右者。到今天我不得不选择放弃它，祷告它平安地速朽，不要再浪费钱财和众多孩子们的前途。

他举着那台笨重的尼康，拍着台上爷爷和他的孙女。我打着饱嗝，顺时针按摩一百下肚子，再逆时针按摩一百下，顺时针、逆时针……

我背着烂兮兮的牛仔包，里面塞了几件小背心小短裤，兴冲冲地跑到他下榻的宾馆。没有人教我，我无师自通地要献出我的贞操了。一个人到了二十岁还是处女，今天的我真替当年的我羞愧不已。

他似乎有些为难，我兴奋得视而不见。他怕查房，怕一些不